

晚风中 荡漾的 角落

2004.6
南方都市报
2004.6
南方都市报

保卫真爱
保卫真爱

保卫开心
保卫开心



右手◎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晚风中 荡漾的 裙角



中国
电影出版社

右手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风中荡漾的裙角 / 右手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106-02293-4

I. 晚… II. 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2680 号

责任编辑: 曹 茜

封面设计: 屈婷婷

版式设计: 何 燕

责任校对: 张红卫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晚风中荡漾的裙角

右手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640 × 960 毫米 1/16
印张 /13.5 字数 /175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293-4/I · 0562

定 价 20.00 元

终其一生，我们都在路上，永远也找不到家。

——题记

1

这座城市盛产两种东西：Money and Sex。厉志说这话时十分随意，像告诉燕小西东门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一样。燕小西有些不知所措，认真地看了看厉志的神情。

厉志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，燕小西在他的脸上没有发现挑逗、暧昧，抑或暗示的意味。厉志说他对这车还不怎么熟悉，所以开起车来得小心翼翼。事实上他学会开车还不到半年，这一点，他没有告诉燕小西。

据说，在重庆的高校里，“西师”的美女是最多的。不过厉志对此不以为然，尤其是见过燕小西后更是如此。公司里一些重庆同事说家乡“三步一个张曼玉，五步一个林青霞”，弄得厉志向往了许久，每逢有到重庆的出差任务，总是千方百计要弄到手，但没有一次成功。负责西南片区的经理是四川人，他对厉志的看法历来就不怎么好，曾私下里对别人说不能让这小子去糟蹋重庆妹儿。

厉志不知道操一口标准“川普”的他什么时候做了重庆妹儿的监护人。糟蹋？谁糟蹋谁还说不定呢！

厉志一个人住一套单身公寓，三十来个平方，挤一挤，两个人也能住下，但他不想把燕小西带回家。两种女人厉志不会带回去，一种是他见后心静如水的，一种是看来后患无穷的，燕小西

属于前者。

直到多年之后，厉志才明白，燕小西是那种能让人平静下来的女人，这种女人属于贤妻良母型，是做妻子的好料。

只有那种没有经历多少女人的男人才会找美女做老婆，而这种“阅女”甚少的男人还不明白，娶美女做老婆其实是义务为别的男人养情人，这样的美女老婆和情人找刺激、玩儿心跳时，说不定还会在心里偷笑老公窝囊。

当他终于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燕小西已经从厉志的视野里消失，厉志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在深圳、在重庆、在西师，燕小西如同他喷出的那口轻烟，无影无踪。

厉志为燕小西找了一家旅馆，开了一个星期的房。燕小西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翻着一本时尚杂志，旅馆的前台小姐面无表情地为厉志办手续。

登记时，厉志叫燕小西拿出身份证来，燕小西从包里翻出学生证，厉志装作无意瞟了一下，前台小姐看到燕小西的学生证，下意识地多看了燕小西一眼。

看着厉志将皮箱提进房间，关上房门，燕小西开始心跳加快，呼吸有些不畅畅。

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登机的时候，她就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设想过了：厉志会温柔地搂抱她，嘴贴在她的耳边说些令她意乱情迷的话，然后是亲吻、抚摸，两人会像糖人儿一样粘在一起一边热吻一边向床走去……

其中有些过程或许会省略，因为也许厉志或她会觉得某些过程太漫长，不需要那么多的铺垫，这种漫长的铺垫和等待会让他或她发疯，这将取决于他们见面后的具体情况。但不管怎样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

事到临头，她还是觉得紧张，也许是兴奋，到底是什么，她也说不清楚。她打开皮箱，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外拿。这

是一些闺中密友的不传之秘。她们说，在这种时候，女孩子千万不能采取主动。

主动的话，一则显得你轻浮，而再open的男人都不喜欢轻浮的女人，他们总希望你只有他一个；二则男人们说穿了在那方面其实就是雄性动物，他们大都喜欢攻击别人，而不是被人攻击，当他主动攻击你时，他会有一种成就感，干活时会更卖力，你就会更享受。

从皮箱里往外拿衣服，看似是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动作，其实是在诱惑他，尤其是你装作不在意地把自己的贴身内衣拿出来扔在床上时，再坚强的男人，都会卸甲投降。

但她们的秘笈显然失效了。厉志坐在沙发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，CCTV-5正在转播NBA的一场球赛，高大的姚明满场跑动，占满了整个画面。

燕小西把衣服全部拿了出来，挂在衣柜里，厉志坐在那里还是没有挪窝儿，其间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弄完后你洗个澡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

第一次见面的平安无事深深伤害了燕小西，这是深入内心却又无法对人言说的伤痛，像一把刀将整个人捅成了透明窟窿。厉志的平静如是对女人燕小西的漠视，是作为女人的燕小西的失败，是对燕小西的女性魅力的彻底否定和无情践踏。

在QQ里，在MSN里，在手机短信上，他对她说了多少令她想起就耳热心跳的话，做了多少次虚拟的爱，但当活生生的人呈现在面前时，他却无动于衷。

燕小西的心彻底冷了。第二天，厉志早早来到旅馆，燕小西还没有起床。厉志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燕小西穿着睡衣洗漱。

燕小西说不上漂亮，却是个有些味道的女人，第一次见面看不出来，久了，才会觉得像一瓶珍藏多年的老窖，香味儿并不浓烈，却持久绵长。厉志的眼里开始有了火花，但燕小西却像圣女一样推开了他。她的拒绝显得自然，甚至有些圣洁。

>>>>>

厉志请了一周假，将自己这半年积攒下来的全部假期都搭上了，陪了燕小西七天。这七天里，他一天比一天了解自己所犯的错误，对方却再也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。后来厉志说，有些错误，人一生中只能犯一次，便没有机会再犯了。

燕小西很快在关外龙岗区的一家私立学校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，还有半年时间她才能毕业，到时还得回学校去，因此这份工作找起来有些随便。

看到燕小西漫不经心地和校长谈薪水、福利、课时，厉志甚至觉得燕小西是为了尽快摆脱他才不计较那么多的。在深圳，燕小西没有能够联系得上的朋友。这种感觉让厉志十分沮丧。

这种沮丧一直持续到老总派他到苏州出差。作为策划人员，他没有营销人员那么多的出差机会，但他喜欢出差。市场部的那帮鸟人常常跟他吹嘘在旅途中的艳遇，吹得他有些心痒。

听得多了，厉志就有些怀疑，疑心他们在意淫，明明是个无盐女，他们却吹成了西施。后来这个怀疑得到了证实，沈大明常常跟他吹牛用的一个北京妞儿飞来深圳，没有跟沈大明打招呼，就找到公司来。

这个被沈大明说成床下比王语嫣还漂亮，床上让他一夜做了五次的女孩儿，按照赵越的说法，就是猛一看不怎么样，细一看还不如猛一看，走在深圳的大街上，回头率保证不超过10%。

这次“事故”成了他们中间的经典失败案例，沈大明面子丢得太大了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。

燕小西找到的那家学校是一家社区型的私立学校，学校规模不大，只有一千来个学生，大都是小区里的住户子弟，还有部分是打工者的孩子。这里只是一个分校，在龙岗区的其他镇上还有几家分校。

校长说，学校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的，公司的主业是做房

地产，教育是副业，因为建成的项目要配套修建学校，就切入了教育产业，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。燕小西觉得这种做法是最扯淡的，因此左耳听进右耳就出去了，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她还是在认真倾听。

这是读书时练就的绝技，尽管神游万里，表面上却要装出一副勤勉听课的样子，否则期末考试老师给你开了红灯，那就亏大了。

听了一阵子，燕小西才明白，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校长其实是在给她描绘学校未来的美好前景，希望她签一份长期合同。

——学校里太缺英语老师了，招进的教师要么水平不行，口语明显带有地方口音，成了“江西英语”、“山东英语”；要么做不了多久就跳槽去了外企，学校开出的这点儿薪水太留不住人啦。

校长是从内地退休来的，青壮年时代曾经热血沸腾，有他这一代人对教育的赤诚和热爱，长期的教育工作练就了做思想工作的本领。

燕小西对他的话不以为然。哼哼哈哈地听着，想尽快打发他走。

——我想想吧，到时我找你。

校长很满意她的态度，又叮嘱了一些注意天气之类的话就走了。燕小西关上房门，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觉得不该欺骗这个面目和善的小老头儿。

三个班的英语课教起来还是蛮轻松的，闲下来的时候，燕小西就上网，把自己在学校时就做好的简历像扔炸弹一样扔得到处都是。不是有句话叫广种薄收吗？广种才能薄收，如果种植面积窄了，能不能收都成问题了。

学校的基础设施还是不错的，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脑，基本上每个老师都有一台，ADSL包月，上多久都没问题。

她现在不聊QQ了，聊MSN，那里面常常有些真洋鬼子或



男人们说穿了，在那方面其实
就是雄性动物，他们大都喜欢
攻击别人，而不是被人攻击。

假洋鬼子们用英语聊天儿，可以练练英语，惟一的遗憾是不能练口语，没有耳机和Mic。

初来乍到，她也不好意思自己买回来装上，出去上网又太贵，每个月的那点儿工资，除去吃饭和零用，再买件像样的衣服都有些勉强了。

教务主任是个“海归”，在英国拿了个教育学硕士的学位，但燕小西总觉得他可能是“克来登大学”毕业的，跟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是哥们儿。这类“海龟”没有成为“海带”——海外归来的待业人士——真的是老天不公。

据说，“海龟”现在已经不如以前吃香了，许多“海龟”都成了“海带”，但这位可疑的“克来登大学”的毕业生还能吃香，真有些不可思议。

不过这可能和他找的这份工作有关，“海龟”们都傍大公司去了，谁愿意来这寂寂无名的小学校？

“海龟”主任最喜欢旁听老师讲课，然后在每周一次的例会

上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观点，指责老师这也不对，那也不科学，嘴里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。

燕小西一开始还真被他唬住了，听得多了就发现他的口语似乎并不怎么好，有好几次还有明显的错误，照理说喝过几年洋墨水的人稍用点儿功都不至于如此。

后来无意中用 Google 搜索到几个英美的教育网站，发现他的那些观点原来都是从网上拿来的，只不过没有原原本本照抄，改了头换了面，成了自己的新见解。

燕小西工作中遇上的第一个“海龟”彻底损坏了海归派在她心目中的形象，好久都没修复过来。

“海龟”主任是个挺有派头的男人，西装永远笔挺，领带有十几条，基本上两周不会重复，衬衣少说也有 10 件，一个星期没见他穿过同样的衣服。

平时他对谁都不远不近，见面微微一笑，牙齿绝对只露一点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但他对燕小西却超乎寻常的好。起初燕小西以为他看出了自己对他的怀疑，想讨好她堵住她的嘴，后来才明白他是想泡她。

燕小西本来并不十分讨厌他，共度一宵也未尝不可，但这个男人可恶的地方就在于他脸上虚假的绅士模样。

他在燕小西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，聊着聊着就扯到性上面去了，自作聪明地想启蒙她性是人类的天性和最高享受，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极限，我们每个人都得服从这个天性，这才不违背自然之道。

燕小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，你他妈的想泡就泡呗，说这么多废话上这么多启蒙课干什么？她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纯情模样，逗得“海龟”主任越讲越起劲儿，串门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从办公室串到宿舍，为燕小西拎了一段时间的包，贡献了几顿饭钱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燕小西坚定了他方是方鸿渐的校友的猜测，在

国外混了几年，可能忙着挣钱糊口去了，没时间勾引女人，弄得到现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一穷二白。

她觉得还是厉志爽快，做不做都简单直接，没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。像“海龟”主任这种所谓的精英，既想当婊子，又想竖贞节牌坊。他们最大的本事，是能把一件有趣的事情弄得索然无味，一杯浓茶喝得淡了，还没有一个结果。

“精子英雄”，简称“精英”，这是赵越送给厉志同志的荣誉称号。厉志春节回家的时候，村支部和村委会给全村村民发了一封新年慰问信，每家每户都有一份。

按照套路，开头讲了村里一年来的大好形势，表示了村里领导班子对外出务工农民的慰问，欢迎他们满载归来；文中说他们都是村里的“精英”，是农村未来的希望；文末谆谆劝导农民工们在外面要遵纪守法，不要做出使家乡蒙羞、亲人受累的事情来。

厉志现在患上了“身份迷失症”，不知道自己该是农民，还是工人，或者是“农民工”。他想，依时下的划分标准推及开来，他读书时，身份应该是“农民学生”，毕业后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一搁，就来了深圳，没有理睬学校的分配，成了“农民工”。

他没有看这封狗屁不通，让他读来直冒汗的慰问信。谁知道临行前母亲用这封信包了腊肉、香肠，给他带到深圳来了。

赵越一口气吃了十几片香肠，酒足饭饱，电视不看，报纸不读，网也不上，偏偏对厉志千里迢迢带来的腊肉包装纸产生了兴趣，抄起来一读，一口刚喝进嘴的可乐喷了出来。

——我说小厉呀，以后你们村里要是再写这类信，你就帮忙写好用特快专递寄回去再印，别再丢人现眼，丢到深圳来了。

厉志最不喜欢比他还小的赵越叫他小厉，口气活像个长辈，刚要回敬两句，就看见了那封慰问信。

赵越乐得在床上直打滚儿。

——呵呵，精英、精英，小厉你真不愧是你们那个什么——什么靠山村的精子英雄啊，也是我们公司的……

厉志一把抢过信，撕得粉碎，丢进了垃圾桶。

从此以后，厉志最怕人说他是什么“精英”。因为这个时候，赵越就一脸坏笑地看着他，盯得他毛骨悚然。这个外延被赵越无限延伸了的词儿成了厉志的心病。好在这顶帽子不常有人送，除了客户，因为恭维别人是他们日常修炼的功课。

上司是不会随便把这顶帽子给员工戴上的，他不会让你觉得公司离开你就不行，他倒是时时提醒着没有你地球照样转，惟有这样，你才会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。

春节以来厉志的心情一直不怎么好。春节过后，赵越走了，去关外一家杂志社上班，做了编辑。聚散离合本是常情，今天还在一起喝酒，明天就天南海北了，在深圳这么些年，厉志已经习惯了这一切。

他憋闷的是自己难以取舍。走吧，他现在在公司还真有点儿精英——当然不是赵越嘴里的精英——的模样了，老总找他的频率越来越高，那个总是压制他的经理现在真做了重庆妹儿的监护人了——被公司派去重庆任西南片区的营业代表。厉志有时奉命到重庆出差，还能在他面前找到一点儿钦差大臣的感觉；不走吧，他还在原地踏步，老总开出的升职支票差不多过期了，这让他多少有些窝火。

可能老总支票开惯了，懂得在支票快过期前另开一张。就在前天，老总把他叫进办公室，再度重申了他原先的承诺，说明了他现在还不能兑现承诺的理由。

——论资历，公司里比你老的人大有人在；论成绩，现在的各部门负责人谁也不差，所以不好替换，只有等机会了。再说小厉呀，你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的工资加上去了，不比经理差，至于名分嘛，在乎那玩意儿干吗呢？

>>>>>

回到家，厉志将所有的网络通讯工具都打开了。赵越有一条语录：QQ、MSN、网易泡泡、雅虎通、手机、安全套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几乎全部聊天儿的工具都被这句赵氏名言囊括了，在这么多地方聊天儿，总能找到你满意或对方满意你的人。

赵越说，安全套要随身携带，有个网站的公益广告就是：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，请一定戴上安全套。

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不一定能很快买到这东西，再说很多事情是突发性的，情之所至，立马就要宽衣解带，如果再费一番周折，对方可能就没兴趣了。

厉志煮了一碗面条，端到电脑前，敲了一下键盘，去掉屏保，就看见燕小西的头像在不停地闪烁。这是他和燕小西分手后，第一次在网上相见。他问燕小西在什么地方，还在那所学校吗？

燕小西没有回答他，把话题转移了。聊了一阵儿，厉志发现怎么也找不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了。以前他们常聊带色的话题，让人产生某种联想；现在他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聊一些普通的话题，随意自然，能令他平静。

第二天上班，厉志的精神很不好，脸色发青，眼皮浮肿。老总见了十分关切。

——怎么啦，昨晚没睡好？

——很晚才睡，一直在想一个方案。

老总点点头。

——吃了安眠药没有？

——没有。

——对的，年轻人最好不要吃它，年纪轻轻就靠它来增进睡眠，以后怎么得了？我一直跟他们说睡不着就运动运动，累了自然就能睡了，不要吃这个药那个药，形成依赖就不得了了。

厉志不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，他有些不喜欢老总说这些话时

的神态，像个精神导师。老总原来是个公务员，后来下了海。

厉志无精打采地打开电脑，登陆QQ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用Windows98时，公司内部通讯用Wim popup，后来有了OICQ，公司就为每个职员申请了一个号码，内部联络全用它，不再打电话，或者从这个格子间跑到那个格子间。

开始同事们还新鲜了几天，后来才明白过来老板真是精到家了，有了即时通讯工具，同事们再也没有理由串门，缺少运动的女同事们体重直线上升，扬言要公司为此提供补偿，至少要报销健身费用。

上午，厉志靠咖啡提神才打起精神。他的格子间里面就是老总的办公室，隔着一道玻璃墙，老总抬头一望，就能看见他的一举一动。

对于新搬的这个地方，厉志极不喜欢，但他没有办法拒绝。总务说，是老总吩咐搬你过去的，这是宠幸你啊。

口气仿佛太监告诉宫女即将陪皇帝睡一觉一样。厉志没有宫女那种终于熬出头的欣喜，他只知道这地方以后偷懒、做私事可能没那么方便了，除非老总外出，不在公司。老总的视力没问题的话，隔着一道墙，就能看见他电脑显示器上的内容。

吃饭的时候，老总坐到了他身边。老总很少在公司吃午餐，今天中午留下来，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？厉志一边吃一边想。

老总拨拉着饭盒里的芹菜，和厉志天南地北地聊着。渐渐地，话题集中在厉志的终身大事上。

——小厉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快三十岁了吧？

厉志奇怪他怎么把自己的年龄记得这么准，难道他查过自己的档案？

他点点头。

——古人云，三十而立，你也该结婚了吧？

——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呢。

——是吗？小厉呀，事业要努力，生活上也不能马虎呀，有

个女人照顾你，你也好把精力集中在事业上啊！不是有句话，怎么说的来着，哦，是——是“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”，很多男人都是在结婚后事业有成的。你也三十来岁了，也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事了。

——谈过几个了，都吹了，不合适。

老总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——是吗？

厉志见老总蛮有兴趣的样子，索性胡吹起来，即兴编了几个恋爱故事，把自己说成一个总是受伤的男人。老总点燃一支烟，边抽边听。

这顿饭吃下来，老总检讨了自己对属下员工关心不够，说以后要多关心员工们的生活，要多给机会让未婚的员工们参加各种联谊会，多交些异性朋友。

老总说到做到，周末开了一次Party，公司里的单身青年男女都请去了，另外不知道从哪儿请了些人过来，十来个人聚在一起玩儿了一次，相互已经很熟悉了。聚会上老总把一个叫马晓晓的女孩儿介绍给他，说是他老家一个兄弟的女儿，让厉志陪陪她。

马晓晓长得眉是眉眼儿是眼儿的，线条柔和，五官精致。厉志正在琢磨怎么跟她搭上话，没想到打瞌睡的正好碰上个送枕头的。

接到这个陪侍“皇亲国戚”的任务，厉志使出浑身解数，逗得女孩儿整晚笑得花枝乱颤，聚会结束时，厉志顺理成章地拿到了马晓晓的手机号和QQ号码。

这次聚会后，老总似乎忘了要多关心员工生活的话，倒是单独请厉志吃了几次饭，每次都有马晓晓和老总夫人在座，看来马晓晓和老总一家的关系都不错。老总夫人和马晓晓十分亲密，不时低头和她说几句贴心话，马晓晓就“哧哧”地笑，从桌边抬起头来望望厉志。

见到老总夫人，厉志想像不出这所“好学校”年轻时怎么个好法。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这所“学校”营养过剩，她现在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了，一张椅子给她坐下，没有一丝空隙，稍一动弹，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
她还不能笑，一笑就声震屋宇，显得中气十足，脖子上的肉跟着笑声一起抖动。看见她脖子上的肉，厉志就不由得想到小时候看到的母猪肚皮。就是从她的五官和轮廓看，厉志也找不出老总曾经无限沉醉地跟他说过的花容月貌的蛛丝马迹。

看来老总是个篡改历史的高手，厉志想，他不去做史学家，真的是浪费了。

厉志不敢对马晓晓下手。他的战略历来就是速战速决，要是他和马晓晓之间打成了“越战”，那么这个战争后遗症对他来说无疑是场灾难。是老总介绍马晓晓跟他认识的，万一马晓晓较起真儿来，跟他厉志了，那他还真吃不了兜着走。

贞操这玩意儿是掌握了话语权
的男人们，为了将女人私有化
而设下的一个圈套。



>>>>>>

马晓晓在布吉一家从事物流业的公司上班，进关要花上个把小时，遇上堵车就说不准要多长时间了。厉志不明白她这样常常跑到市里来怎么就不嫌累？开始他还能在餐厅、酒吧、Disco里应付她，渐渐地，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，要到他的家里去坐坐。

要是厉志露出一点儿不情愿的意思，她也不说什么，马上就走，说去她叔叔家里。她说的叔叔就是老总，要是老总看到她三更半夜找上门儿来，还不得问个一清二楚，他还有和老总共进午餐的荣幸吗？

厉志为此无比头疼。聊天儿的时候他向赵越讨教高招。

——是把她解决了，再观后效；二是找个下家，产权整体转让。

厉志骂了声“猪头”，你这不是嘲笑我的IQ吗？

考虑到事情的严重后果，带马晓晓往家走的路上，厉志打定主意今晚一定做个节男，竖一块贞节牌坊。

不过在燕小西面前做节男容易，她不是那种惹火的女孩儿；在马晓晓面前就有些困难了，因为她是那种连湿柴也能点着的女人。厉志在裤兜里藏了一支回形针，将它掰开了，预备用它来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
进了门，厉志拿出拖鞋给她换上，问她要不要洗个澡。厉志指望她最好说不洗，谁知道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厉志只得放了热水，准备好毛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，然后打开电视，看凤凰卫视的“时事直通车”。马晓晓掩上浴室的门，没有拉浴帘，哼着小调儿，把水弄得哗哗直响。

厉志心猿意马，忍不住偷偷看了几眼浴室，用回形针刺了大腿几针，想这个漫长的夜怎么过呀，节男还做得成吗？

水声停了，透过玻璃，厉志影影绰绰地看见马晓晓在擦拭身子。她的身材曲线玲珑尽致，胸部轮廓都能看见。回形针刺大腿已经不管用了，厉志强迫自己调回头来，把手伸到裤裆里刺了一